

〔英〕伊·弗莱明著

007

# 神枪破金枪

李福才译



52  
2.9

Ian Fleming

**THE MAN WITH THE GOLDEN GUN**

根据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1966年版译出

**007神枪破金枪**

〔英〕伊·弗莱明 著

李福才 译

陈新 校

责任编辑：丁放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625 插页：2

字数：115000 印数：1—33865

ISBN7—217—00395—4

I·164 定价：1.70元

新书目：88—56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邦德变态 | ( 1 ) |
| 第 二 章 | 谋杀未遂 | (12)  |
| 第 三 章 | 歹徒档案 | (22)  |
| 第 四 章 | 巧得情报 | (37)  |
| 第 五 章 | 主动出击 | (52)  |
| 第 六 章 | 小鸟惨死 | (64)  |
| 第 七 章 | 随狼进洞 | (73)  |
| 第 八 章 | 老友降临 | (84)  |
| 第 九 章 | 互相残杀 | (94)  |
| 第 十 章 | 夜半来客 | (104) |
| 第十一章  | 秘密电话 | (114) |
| 第十二章  | 身分暴露 | (124) |
| 第十三章  | 前方有人 | (134) |
| 第十四章  | 一场混战 | (143) |
| 第十五章  | 殊死决战 | (153) |
| 第十六章  | 不是尾声 | (162) |
| 第十七章  | 无名英雄 | (171) |

## 第一章 邦德变态

英国情报局有许多绝密情报就连内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也不知道，只有M和其参谋长掌握着所有的情报，而参谋长主要负责把绝密情报记录在《战争史记》中，这样，即使他俩都去世的话，那么英国情报局的所有情报，除了那些对各个分局和情报站有用的情报外，都将给其继任者以重要的参考价值。

比如说，有一件事邦德就不清楚，就是情报局总部用来对付外人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付那些醉汉，疯子，申请加入情报局的痴心者，以及那些有计划地进行渗透甚至暗杀活动的敌特。

760605-1st 10  
822 8025  
这年十一月一个寒冷、晴朗的早晨，他想看看这个组织是怎样工作的。

在国防部电话交换台旁工作的一个姑娘将电键扳到“保留”的位置，然后对身边的人说：“又是一个疯子，他说他叫詹姆斯·邦德，他甚至还知道自己有代号，并要和M亲自通话。”

那个年长一点的姑娘耸了耸肩，自从一年前新闻界宣布詹姆斯·邦德在赴日执行一项任务时被杀死以来，她们这个交换台接到好几个类似这样的电话。更有趣的是，有一个讨厌的女人每逢月圆时都向情报局传来邦德在天王星上发给她的信息，内容大意是邦德在天王星上期待进入天堂时遇到了麻烦。年长

的姑娘此时说道：“将电话接到联络官那里去，帕特。”

联络分局在交换台的第一个嵌齿上，总机接线员对着话筒说道：“请稍等，先生，我把你的电话接到一个联络官那里，他也许会帮助你的。”

坐在床边上的詹姆斯·邦德说：“谢谢”。

他希望在暴露自己身份之前思索一下，自从结束在列宁格勒那家豪华的医学院的治疗以来，几个月里，他一直是由那个迷人的“鲍里斯上校”负责照管的。此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电话的另一头响了起来。“我是沃克上尉，有什么事吗？”

詹姆斯·邦德缓慢而清晰地说：“我是詹姆斯·邦德指挥官，代号007，我想和M或者他的秘书莫尼彭尼小姐 通话，我想约见他们。”

沃克上尉撤下了他电话这边的两个按钮，其中一个按钮打开了一台磁带录音机，另一个按钮提醒在伦敦警察厅特别分局作战室的值班官的注意，那人应该仔细听完谈话内容，查明对方的电话号码，立刻派人盯住打电话者。沃克上尉是一名来自军事情报局的一流的审问战俘专家，此时轮到他表演了，他要尽可能地把谈话时间拉长到五分钟。他说：“我不认识你所说的这两个人，你敢肯定所拨的电话号码是正确的吗？”

詹姆斯·邦德耐心地重复了一遍“摄政交换台”的电话号码，这条线路是英国情报局对外联系的主要线路。因为他的头脑里很乱，所以他早就将电话号码忘了，但是鲍里斯上校知道，并要邦德把这个号码记在了他那伪造的英国护照第一页那些小小的印刷字母中，他护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韦斯特马

科特，公司董事长。

“你说的很对，”沃克上尉同情地说，“你说对了我们的部分号码，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把电话接到你所想通话的那个人那里去，你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吗？比如说那个M，我们国防部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你要我把他的名字拼出来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一条不保密的线路吗？”

沃克上尉被说话人的自信语气所深深打动了，他按下了另一个按钮，邦德听见听筒里传来一阵电话铃声。他说：“请稍等片刻，电话的另一头还有一个人。”沃克上尉接通了他所属分局头目的电话。“很抱歉，先生，我接到了自称是詹姆斯·邦德的家伙的电话，他想和M通话，我知道这可能又是一个疯子，我已经按照特别分局惯常使用的方法应付了他，不过能麻烦你听一听吗？谢谢，先生。”

就在隔壁第三个房间，一个愤怒的人骂道：“该死的家伙！”他就是英国情报局的首席安全官，他此时撤下了按钮。他办公桌上的一个麦克风响了起来，首席安全官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多么想抽一根烟，但是此时沃克上尉和那个自称是“詹姆斯·邦德”的疯子搅乱了他的宁静。沃克上尉的声音炸耳地响了起来。“很抱歉，是这样的，你想和一个叫M的人通话，我想我们不必为安全问题担心，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詹姆斯·邦德皱起了眉头，他自己并没感到皱起了眉头，他也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要皱眉头。他再次莫名其妙地降低了声音：“迈尔斯·梅塞维将军，他是你们部一个部门的头目，他

办公室的房间号码曾经是八楼的十二号，他曾经有一个秘书叫莫尼彭尼小姐，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皮肤呈浅黑型。要我说出参谋长的名字吗？不要？那好，我来想想，今天是星期三。我可以把今天食堂里菜单上的主要菜告诉你吗？今天应该吃牛排布丁。”

首席安全官拿起通往沃克上尉的直线电话，沃克上尉对詹姆斯·邦德喊道：“该死的！又有一个人要说话，但愿说得时间短些。”他拿起绿色电话，“喂，先生？”

“我很讨厌你谈论牛排布丁的事，把他的电话给‘老练的人’吧。不，取消这个电话，尽量说得婉转些。就说 007 的死总是传得神乎其神的，没这个人，没有任何说明他还存在的迹象，我有一种感觉，那个日本岛国上的人总是想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挺正经的。说实话，邦德有可能活着。请不断和我联系好吗？”

沃克上尉转向通往詹姆斯·邦德电话的话筒。“很抱歉，今天非常忙，所以，关于你所提的要求，我就帮不上你的忙了，请原谅，因为这不是我们部的职责。你所要通话的人叫汤森少校，他应该能帮助你找到所要见的那个人。有笔吗？号码是金斯顿·克劳埃斯特四十四，听清楚了吗？金斯顿5555。请等十分钟，我和他通个电话，看看他能不能帮助你，行吗？”

詹姆斯·邦德干巴巴地回答：“谢谢你。”他挂了电话。他等了整整十分钟，然后拿起听筒，要了刚才所给的电话号码。

詹姆斯·邦德此时正住在“里兹饭店”。这是鲍里斯上校

要他这样做的。克格勃档案室里有关邦德的档案上把他描绘成一个过着奢侈生活的人，因此，当他抵达伦敦后，他就必须过着一种克格勃想像中的豪华生活。邦德乘着电梯下楼来到阿灵顿大街的入口处，一个报摊上的人用一只“米诺克斯”牌钮眼照相机清楚地摄下了他的侧面形象。当邦德走下低矮的台阶来到街上时，从旁边货物寄放处一辆“红玫瑰”洗衣车里迅速发出了带有望远镜头的“凯伦”牌摄像机的“咔嚓”声，过了一会儿，这辆洗衣车尾随着邦德的出租车追踪而去，车里的一个男人在简单地向特别分局作战室报告着什么。

金斯顿·克劳埃斯特四十四号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呆板的建筑，其红砖墙积满了污垢。叫邦德到这里来，是因为这里曾经是“噪音消除帝国同盟”的总部，其入口处仍然挂着这个机构的铜牌，只是铜牌上的字迹由于年久失修而难以辨认了，这个空荡荡的建筑由英国情报局通过联邦关系事务所买了下来。这个建筑物还有一个宽敞的旧式地下室，附有一个拘留犯人的处所，一个通向幽静小巷的后出口。

红玫瑰牌洗衣车等候前门在詹姆斯·邦德身后关了起来，然后以平隐的车速开到了一个离伦敦警察厅不远的车库里，同时，“凯伦”摄像机的自动冲洗系统在紧张地工作着。

“和汤森少校约好的。”邦德说。

“对了，他正等你来呢，先生。要我帮你拿雨衣吗？”那个看起来非常壮实的守门人将邦德的雨衣挂在了门旁一排衣钩中的一只衣钩上。一旦邦德和汤森少校在屋里坐定，这件雨衣就将迅速被送往一楼的实验室，那么通过检查其衣服的质地就



可断定其衣服的主人是谁。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人员还将再取出衣服口袋里的一些灰尘。“明白了吗，先生？”

这是一条狭窄的走道，两边的护墙板刚刚漆过，一扇高高的窗户里隐藏着一个荧光镜，荧光镜的触发器在图案丑陋的地毯下面自动地工作着，荧光镜那X光所摄下的图片将送到走道上面的实验室里，这条走道的末端是两扇迎面的标着“A”和“B”字母的门。看门人敲了下“B房间”，然后走到一边让邦德进去。

这是一间悦人心目、非常明亮的房间，满铺着鸭灰色的“威尔顿”牌地毯。奶白色四壁上的军事地图被精巧地嵌在镜框里，一只亚当牌壁炉里冒出一团小小的明亮火焰，炉壁上有几幅银色图案，皮框上还有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另一张照片上是三个可爱的孩子。还有一张圆桌，桌上放着一束鲜花，炉子的两边放有两张舒适的俱乐部里用的椅子。没有书桌，没有档案柜，没有任何办公室的装饰。一个满面春风的高个男子从最远的那张椅子上站起来，将《时代》周刊扔在椅旁的地毯上，面带欢迎的微笑向客人走去，他伸出了一只有力而干燥的手。

这就是那个“宽厚的人”。

“进来，进来，请坐。抽烟吗？这好象不是你最喜欢抽的烟，就是老式的甲级‘一流服务’牌的。”

汤森少校认真地准备好了另有用意的话题——谈及邦德最喜欢抽的带有三道金圈的“穆兰特制”香烟。他注意到邦德显然不大理解他说话的用意。邦德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接过打火

机。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汤森少校舒适地跷起大腿。邦德笔直地坐着。汤森少校说：“谈正经话吧，我能帮你什么呢？”

穿过走廊，在“A”房间里——那是一间寒冷的建筑工程事务所，里面装有一只发出“嘶嘶”声的煤气炉，一盏裸露的氖光灯下放着一张难看的书桌，还有两把木椅——要是那个前警察长（之所以说“前”，是因为他在承办格拉斯哥一个野蛮的案子中负有刑事责任）来接待邦德的话，那么接待方式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叫罗布森先生的人将以极其恐怖的手段对待邦德——严厉、恐吓的审问，他要告诉邦德，如果是冒充的话，那就要受到终身监禁的制裁。如果能够证明他怀有敌意，或者能惹出什么麻烦的话，那他将被送到地下室里用刑。

这就是鉴别那些想打进英国情报局里来的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在这幢大楼里还有一些人负责处理类似这些问题的信件。那些用铅笔或者五彩笔写的信，那些装有一张照片的信，都没给回答。那些恐吓信或者能引起诉讼的信全转给了特别分局。还有一些严肃而慎重的信被转给联络分局供“进一步参考”，信封上并附有笔迹学家的结论。各类包裹被自动而迅速地送往骑士桥兵营的轰炸班。他们的鉴别能力很强。总的说来，他们的鉴别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又耗资的工作，但是，为了使英国情报局始终处于保密而又安全的地位，这样的工作是必须先做的。

因此，虽然邦德执行着情报局所分派的秘密任务，但是他并不了解其中的所有秘密，不知道他在切尔西公寓里的抽水马桶和供电系统的秘密，甚至他自己的肾脏的工作情况也不清

楚。但是，鲍里斯上校知道所有这些秘密，全能的英国情报局很了解其对手的真面目，鲍里斯上校非常清楚，必须用这些方法来考验一下詹姆斯·邦德，等一切问题澄清后，才能允许他进入他老上司的办公室。

所以，此时的詹姆斯·邦德稍作停顿，然后才对汤森少校提出的怎样才能帮助自己的问题作答。他瞧着这个“宽厚的人”，然后将视线转向炉火。他根据自己听说的汤森少校的外貌来仔细推断，鲍里斯上校描绘得基本正确。他在回答对方的问题之前仔细思索了一下。面前的这个男人有着一张大而和蔼的脸庞，两只淡棕色的眼睛大大的，周围是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留着军人的胡须，一根细细的黑带拴着无边的单片眼镜，还有朝后梳着的稀疏的沙色头发，整齐的双排钮扣的蓝色西服，僵硬的白色衬领和领带——这些就是他所得知的所有关于汤森少校外貌的情况。但是，鲍里斯上校所没有说的是，汤森少校的那双友善的眼睛就象枪筒一样冰冷和刚毅，那双嘴唇既薄，也富有学者派头。

詹姆斯·邦德慢条斯理地说：“这很简单，我就是自己所说的那个人，我现在做的就是我平时惯常做的事，这就是我对M的汇报。”

“哦，但是你必须明白”——他的脸上浮现出同情的微笑——“你已失踪了将近一年。官方已宣布你是‘可能被害的失踪者’。你的传闻甚至登在了《时代》周刊上。你有什么身份证吗？我承认，你的相貌和照片上的很相似，但是你也必须理解，我们只有在确信无疑的情况下，才能满足你的要求。”

“玛丽·古德奈特小姐是我的秘书，她会一眼认出我来的，而且，总部里的其他人也会认出我的。”

“古德奈特小姐被派驻到了国外。你能向我简略地描述一下情报局总部吗？只是描述其大概的地理位置。”

邦德将总部位置描述了一番。

“好，还有一个问题，玛丽亚·弗罗伊登斯特德小姐是什么人？”

“你指的是她的过去身份吗？”

“是的，因为她已死了。”

“我想她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她是一个双重间谍，在为克格勃效劳，第一分局控制她的活动。关于她，我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汤森少校用这个绝密的问题来一本正经地询问对方，虽然邦德只说了这些，但是他已得到了答案，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面前的这个人一定是邦德。“好的，我们的谈话很顺利。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是，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这几个月是呆在哪里的，我不会久留你的。”

“很抱歉，这些情况我只和M单独面谈。”

“我明白了。”汤森少校的脸上显出一种沉思的表情，“那这样吧，让我打一、两个电话，看看下步该怎么办。”他站起身，你看过今天的《时代》周刊了吗？”他拿起周刊，递给邦德。这是用来留下对方指纹的一种特别方法，邦德接过了杂志。“我一会儿就来”。

汤森少校在身后关起了门，穿过走道，走进了那扇标有字

母“A”的门，他知道，“罗布森先生”一定单独呆在屋里，

“很抱歉打扰你，弗雷德，我可以用一下你的保密器吗？”坐在办公桌后那个肥胖的男子从咬着烟斗的牙齿之间嘟哝了一声，他的身体仍然没动，正弯腰看着中午版的《傍晚标准》报纸上的赛马新闻呢。

汤森少校拿起绿色听筒，接通了实验室的电话。“我是汤森少校，有结果吗？”他认真听着，然后说了声道谢的话，又接通了总部首席安全官的电话。“是的，先生，我认为这人就是007，只是比照片上的瘦了一点儿。他只要一离开，我就把他的指纹给你。他穿的一套普通的服装——深蓝色的单排纽扣西服，白衬衫，细窄的黑色丝绸领带，黑色便裤——但是这些衣服好象都是新做的。雨衣是昨天从‘伯伯里’商店买的。我向他提出了弗罗伊登斯特德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十分正确，但是他说，除非见到M，和他单独交谈，否则他是什么也不说的。不过，不管他是谁，我对他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了。他说错了他最喜欢抽的烟的牌号。他显出一种奇怪而恍惚的神情，

‘荧光镜’拍摄的照片表明，他的右上衣口袋里有一支枪——是一种新发明的玩意儿，好象没有枪柄。我认为他是一个病态者，我个人建议M不应该见他，但是我又不知道如果不让他见M的话，他怎样才能把心里话告诉我们。”他稍作停顿，“很好，先生，我将守在电话旁，我就在罗布森先生的分机旁边。”

屋子里一片静寂，这两个人相处得并不融洽。汤森少校的眼睛紧盯着煤气炉，思索着隔壁房间里的那个人。电话铃声响

了起来。“喂，先生？很好，先生。请你的秘书从本库派一辆车来好吗？谢谢，先生。”

邦德仍然笔直地坐着，《时代》周刊并没有打开。汤森少校兴奋地说：“好，问题解决了。M带来口信说，他听说你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大约半小时后他将有空。十分钟后，汽车将来接你，参谋长说，他希望你吃完中饭后能抽空和你聊聊。”

詹姆斯·邦德这才笑了起来，他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但眼睛里并没有流露出兴奋的神情。他说：“非常感谢他，请你转告他，我估计中饭后没空和他聊天了。”

## 第二章 谋杀未遂

参谋长站在M的办公桌前，语气坚定地说：“我真地不想这么做，先生，我可以见他，或者别人也可以见，我不喜欢他那种样子。我想007一定是发狂了。毫无疑问，他就是邦德，其指纹刚刚被首席安全官证实了，而且所摄下的图片也表明是他——还有他的声音录音带。但是还有许多不能吻合的事情，比如我们在他所住的‘里兹饭店’的房间里发现的假护照。好啦。因此，他想神不知鬼不晓地返回祖国，不过这样做也太蹊跷了，典型的克格勃做法。他于前天在西德履行了最后一次报关手续，为什么他没在那儿向B分局或者W分局汇报呢？这两个分局的头子都是他的朋友，特别是柏林那个016。为什么他没去看一看自己的公寓？他在那儿雇佣了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叫梅的苏格兰妇女，她总是坚持说他仍然活着，并且用她自己的储蓄付了房租。‘里兹饭店’是邦德活动的场所。还有这些新做的衣服。为什么他要费心买这些衣服？如果他通过多佛尔进来，那么他穿什么衣服都没关系。通常来说，如果他衣衫褴褛的话，他会给我打电话的——他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要我安顿他的生活。他会和我喝几杯酒，扼要复述一下他的经历，然后才会来这里汇报。但是他这次没这样做，采用了这种典型的渗透方法，安全部对此非常担忧。”

参谋长稍作停顿，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说服对方。他刚开始讲话时，M就将座椅转向一边，心不在焉地透过窗子看着伦敦那参差不齐的天际，偶尔吮吸一下没有点燃的烟斗。参谋长不顾这些，他最后说道：“你认为可以把这个问题留给我处理吗，先生？我会很快抓住詹姆斯·莫洛尼爵士的，并把007安排到‘猎园’里做进一步的考察。我干的这一切将不会让别人有什么感觉，我将给他们以‘重要客人’的待遇。我可以说你被国会叫去、或者干其它什么事情了。安全官说，007看起来瘦了点，让他吃胖些，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可以作为一种借口。如果他胡搅蛮缠，那我们可以给他服些药物。他是我的好友，不会和我们作对的。他显然需要恢复到最佳状态——如果我们能这样做的话，那就达到目的了。”

M慢慢地将椅子转过来，他抬头瞧着这张疲惫而焦急的脸庞，脸上透露出的气质表明，他作为英国情报局的第二号人物已有十年之久了。M微笑起来。“谢谢你，参谋长，不过我想这件事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简单。我上次派007出外执行任务，是想把他从国内矛盾中解救出来。你是记得那件事的来龙去脉的。好，我们当时不知道那看似非常简单的任务最后会导致和布洛菲尔德开展一场激战。007会在地球上消失一年时间。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一年期间发生了什么，007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派他外出执行那项任务，他有充分的理由只向我个人汇报。我了解007，他是一个脾气倔强的人，如果他说他不会对任何人说的话，那么他是说到做到的。当然我想听听他在这一一年里的经历，你要把这些内容录下来，并且找几个身强力壮的人埋



伏在旁边，如果他发狂的话，就叫他们制服他。至于说他的那把枪——M朝天花板挥了挥手——“我有办法对付。你检查过那个该死的东西了吗？”

“检查过了，先生，枪是完好的，但是……”

M举起了一只手，“很抱歉，参谋长，这是事先定好的约会。”一盏灯在内部电话上闪着亮光，“他来了，叫他直接进来好吗？”

“很好，先生。”参谋长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詹姆斯·邦德正站在那里朝莫尼彭尼小姐呆呆地笑呢，她显得有点惊慌失措的样子。当詹姆斯·邦德眨了一下眼睛，将视线转向一旁招呼了一声“你好，比尔”时，他的那种呆板的微笑依旧。他没有伸出手。比尔·泰勒用一种看似友好，实际上令人可怖的声音在邦德耳边说道：“你好，詹姆斯，久违了。”同时，他透过眼角看见莫尼彭尼小姐迅速而用力地摇了摇头。他紧紧盯着她的双眼。“M想立刻见007。”

莫尼彭尼小姐还在极力撒谎：“你不知道M五分钟后在内阁办公室参加参谋长会议吗？”

“我知道，他说你不管怎样要设法把他从会议上叫出来。”参谋长转向詹姆斯·邦德。“好了，詹姆斯，走吧。很抱歉你没能吃中饭。M和你谈完后，我们在一起聊聊吧。”

邦德说：“那很好。”他耸了耸双肩，穿过了那扇门，门上的那盏灯已经亮了起来。

莫尼彭尼小姐将脸埋在双手里。“哦，比尔！”她绝望地叫了起来，“他的身体一定有了什么毛病，真可怕。”